

苦中作乐 武汉有个“吉普赛人”部落

他们是一群没有根的城市边缘人,在武汉没有房子,没有亲人,每家一辆大篷车就是他们的全部。他们拖家带口,既为自己讨生活,又解决了城市中房屋漏水的难题。

他们是一群安徽人,一个生活很艰苦但精神愉悦的特殊大家庭,一群别人眼中的城市“吉普赛人”。

23个家庭组成一个“部落”

王小东和他的“家庭成员”来自安徽亳州农村,在武汉专门承接各种防水工程,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接屋顶防漏的活。在老家他们都是近邻,有些还是亲戚。抱团出来的一共有23个家庭,他们中间年纪大的40来岁,小的20出头点。来到武汉已经五六年了,车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一辆车就是一个流动的家园。

每天天一亮,这些车身上立着“专修各种屋顶防漏”牌子的中巴车和农用三轮车,从位于硚口区区长丰大道旁的“大本营”出发,开始“巡游武汉三镇”——他们笑着将外出找活干称为“巡游”。晚上6点多钟,“大篷车”陆续返回“大本营”,吃过晚饭,稍稍整理一下一天的身心后,慢慢进入梦中。“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采访中,老乡们不断重复这样的话。

刚接触时,老乡们总是让我们找他们的队长。他们说的队长就是王小东,一个长得蛮帅的小伙子,今年三十出头。王小东为人不错,能够很好地协调这个群体的关系,一来二去大家就把他当成了“主心骨”。王小东对这个称谓并不看重,指着一旁一名姓黄的中年男子

说:“他才是队长,我这个队长是副的,自己封的。”周围的人大笑,“他哄你们呢,他就是我们的队长。”

老乡们说,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家,虽然多数时候还是以各自的小家为主,但只要有人需要帮助,都会毫不犹豫伸出援手。他们指着一旁搭着防雨棚的车说,这几天那家有事,男人回去几天了,白天大家出门干活时,女人就带着孩子待在“大本营”,晚上大家回来了,如果女人忙不过来,大家会帮她准备一下晚饭,“虽然大忙帮不上,但都是一起来的,相互间的关照还是应该的。”

曾因费用纠纷遭菜刀威胁

有活干的日子,他们会很开心,“虽然累点,但出来了,就想多挣钱。”陈海林带着老婆孩子来武汉5年了,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找活时,车要在路上不断地跑,汽油柴油费再加上生活费,一天下来至少要花30元钱,“所以没有活干的时候特别着急”。

王小东说,他们最长的一次半个月没找到活,去年有段时间,有几家人实在支撑不下去了,还曾让家里往这边寄过钱。旁边的张阳说,干活的时候虽然累,有时也会有危险,但还是经常碰到好人。张阳夫妇俩到现在还记得一名叫不上名字的老人。去年夏天,他们一家在硚口的一个小区帮一家人做屋顶防水,一开始讲好了全部费用是360元钱,等他们干完活,对方只肯出200元钱,他们稍微争辩了几句,那家的男主人拿出一把菜刀就冲过来了,吓得他们撒腿就跑。后来,小区的

一名老人在问明情况后,主动去帮他们把200元钱要回来了,还将落下的工具也送过来了。事情过去了好久,两口子仍念念不忘老人的好处。

对他们来说,开车巡游揽活时有危险,“武汉好多地段都不允许农用车通行,好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对我们还蛮友善。”张阳说,有一次,一位值勤交警告诉他,上班高峰期不要在主干道上行驶,其他的时候也尽量走非机动车道。他们现在一直遵循这条原则。和记者聊天的时候,老张很担心,会不会稿子一出来,交警对他们严查,“要是这样我们可亏大了”。

王小东说,他们这群人干活很讲良心,其实他们知道在武汉还有其他像他们这样的群体,有时候他们也能听到关于其他群体不好的议论,但他说,他们管不了别人,只能管好自己,每做一个工程,都尽量让客户满意。“但愿市民不要把对其他群体的非议算到我们身上”,王小东说。

初来武汉的“吉普赛人”的“营地”,是在古田一路附近。有一天夜晚,突然来了十几个人,拿着刀棍,强行将他们赶走,他们四处寻觅,才找到了现在的地方。谈话中,老乡们一直要求记者别透露他们现在的具体地点,怕坏人再次找上门。

记者拍下“写真集”

从3月26日起,记者连续三天“探营”,3月28日记者第三次到他们大本营的时候,是晚上6点多,我们买了一些水果,准备了几盒烟,外加洗发水 and 沐浴露。

记者将水果交给一名中年

女子,她推脱不开道过谢后,将水果分发给了每个家庭的小孩,拿到水果的孩子们很开心,但直到记者离开时,孩子们也没有舍得吃,让人觉得有点心酸。男人们平常都抽两块钱一盒的烟,在记者给他们递烟时,他们很客气,一直说“抽你们的烟不好意思。”

还不知道什么叫苦的孩子,们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已经会走路的孩子多是女孩,她们没有玩具,但一个简单的东西也能让她们开心。陈海林的女儿快3岁了,她不断抛着一个小区线圈,看到线圈滚出去几步远了,就笑着追上去,很快又有其他的孩子围过来,孩子们在“大篷车”里苦中取乐。

几次采访后,“吉普赛人”对我们消除了戒备,王小东甚至招呼了几个人,让摄影记者给他们拍照,还笑称这是他们的“写真集”。

张阳和我们聊天时,他的妻子正在洗衣服,饭还没有做。他说,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外出干活本来就辛苦,干吗不让自己开心快乐呢?他的妻子刚刚洗完头,他说,老婆就是爱干净。我们和他开玩笑:“你看你老婆弄这么干净,你身上还有灰,小心晚上她让你睡觉。”他笑笑:“我身上干净是她老公,脏也是她老公,她才舍不得不让我睡觉呢。不过看在她才洗完头的份上,我今天也洗个头。”

说话间,各家都开始晚餐了,他们吃的很简单:一份大杂烩,里面有一点肉,加上粉条或者其他的青菜,放在一起炒一焖,主食基本上是面条和馒头。做饭的多是女人,有的男人会在在一旁打下手。我们第一

次探营,天正下大雨,风也大,好几家都没法做饭,只是给孩子准备了吃的东西。老乡们说,他们能饿。第三次去的时候,不少家庭很热情地张罗着让我们吃饭,虽然也想尝尝他们的伙食,但看到不多的饭菜,我们最终没动筷子。

下雨天是男人们的节日

活干得很累的时候,男人们也盼着下雨,因为下雨就干不了活,大家就聚在一起打打扑克牌,王小东说:“我们玩两副牌的斗地主,输赢不大,一般十几、二十块钱,到最后,赢了钱买点酒,大家一起喝喝小酒。有酒有肉,就觉得特别滋润。一个月有一次这样的小聚餐就足够了。”

天冷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在附近的澡堂洗澡,有时也自己烧水洗。张老乡的妻子说,前些天天气暖和了,他们就是自己烧水洗,用帐篷在空地上围成两个“澡堂”,男的一个,女的一个,大家一边洗一边说笑,隔着帐篷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快活着呢。

记者很想请他们吃顿饭,但他们婉拒,说不能让我们破费。陈海林说,他们都是本分人,特别怕让别人吃亏。他举例说,“营地”对面有个建筑工地,看门的人和他们熟悉后,总是会放他们到工地厕所去方便,工地上有很多能“顺手牵羊”的小东西,但他们从来不沾,哪怕是一根铁丝也不拿,“我们要是拿了工地上的东西,不仅方便不成了,还送给看门人带来麻烦,这是很不厚道的。只有先本分做人,才能谈挣钱,不然,带在身边的孩子也会学坏的。”看守工地的老汉也说,

这群人确实本分,放他们进来很放心。

对他们来说,暂时找不到活干能忍受,吃的简单一点也能忍受,就是没法忍受武汉的炎热。老乡们都说,夏天是他们最难熬的日子,车里的温度太高了,蚊子也多,睡在车里一个晚上要流好几身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在路上搭个简单的铺,点上蚊香勉强睡个囫圄觉,有时实在无法入睡,也会起来就着路灯看看书。晚上又是路灯又是过往的车辆,大人们很难睡好,只好在白天等活的时候,在车里眯一下。但就是这样的条件,王小东依然能从中找到快乐。他指着自己的车说:“欢迎参观我下榻的地方,还不错哦,一室一厅呢。”他说的厅指驾驶室,室指车厢。

老乡们说,他们离开家乡,来到大武汉,为城市房屋解决漏水问题,也为自己的生计,老乡称,现在做防水防漏的人很多,他们的价格比本地人要低,才找得到活做。如今的生意不好做了,一年下来,勉强能赚2万余元。往家里寄钱是他们最自豪的事情,除了给自己留下基本生活费用外,钱都会寄回家。王小东说,他们那里地不多,在家里干农活挣不到多少钱,外出讨生活,至少还可以弄到一点活钱,“比待在家里强就行了,做这个发了大财,就能糊个口。”

带在身边的孩子都是学龄前儿童,等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就会被送到老家读书。对他们来说,孩子就是自己的未来,“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像我们这样生活艰难。”

据《武汉晚报》

冷酷报复 心理学教授逼疯漂亮妻子

2003年7月,李思兰从北京一所高等院校毕业,找工作十分不顺,后来,在一个同学的推荐下,李思兰来到重庆市北碚区青少年宫做了舞蹈教师。在当年的文艺演出中,李思兰自己设计的几套舞蹈节目获得观众和评委的好评。

后来,在一次文艺演出中,李思兰的舞蹈才能被重庆某校团委书记所看中,她被聘请到该校任教。2004年春节,李思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同车而行的刘学承。从言谈中得知,刘学承是重庆一所著名院校心理学系副教授,年龄虽比李思兰略大,却已经出了两本心理学专著,不久他就可升为教授了。刘学承气质儒雅,谈吐不俗,虽然是搞心理研究的,可是他从国外芭蕾舞的起源到国内盛唐歌舞技法都说得头头是道。李思兰异常欣喜,此后多次邀请刘学承观看她排练的节目。李思兰想如果能和深谙艺术的刘学承教授结合在一起,她一定会拥有一个完美的家。

这时候刘学承与妻子刚刚离异,心灵的伤痛使他渴望得到爱情的抚慰,这时,李思兰大胆地向刘学承表露了自己的心意。刚刚遭受离异之痛的刘学承爽快地答应了。

2005年三八妇女节,两人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李思兰的户口也被调入刘学承的院校,开始在校艺术团做演员(刘学承是博士身份,可以带家属),她真的有了一个完美的家。

心理学教授的妻子备感心理的冷漠

刘学承为自己拥有一个才华和相貌出众的妻子而自豪不

已,常常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的眼力。新婚初期,刘学承在闲暇时常陪李思兰去林阴道上散步或是去影院看电影、去钢琴酒吧听音乐。李思兰心里充满了幸福感,有这样一个会体贴爱护自己的丈夫真是心满意足了。

2006年8月的一天,刘学承正式升为教授,工资升高了许多。李思兰特意做了几道可口的饭菜陪丈夫一起吃,刘学承却没有在意,吃完饭就走了,晚上也未回来。随后,李思兰渐渐发现丈夫一心忙于做学问,对她的照顾少了许多,甚至有时他钻进书本里一连几天都不和她说一句活。

2007年3月,结婚两年多的李思兰怀孕了。作为舞蹈演员,她很怕生育会影响自己的体型,断送她的艺术生涯,但是为了拥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她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毕竟刘学承已是36岁的人了,应该享受做父亲的欢乐。谁知刘学承听到这一消息后表情冷漠,报怨她没有事业心,自己那么忙哪有时间照管孩子。听了刘学承的这一番话,李思兰心凉如水,独自去医院堕了胎。

从医院回来后,看着清冷的家,李思兰失望至极,她开始不断地去舞厅跳舞,寻求精神的慰藉。2007年8月,李思兰在跳舞时认识了与自己同龄的毛亚辉,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毛亚辉热情开朗,善于交际,言辞具有一定的鼓动性,渐渐地,她对毛亚辉产生了深深的依恋。

2008年3月,李思兰跟随毛亚辉来到重庆万州区谈广告业务,不料遇到大雨,李思兰患了重感冒发烧躺在宾馆里,毛

亚辉寸步不离地细心照料着她。李思兰在昏迷中醒来时,发现毛亚辉正一遍一遍地用毛巾为她热敷。面对他的关心和照顾,李思兰异常感激,而她打电话给刘学承告诉他自已病了时,刘学承仅仅说自已买些药吃吧就挂断了电话。当晚休息时,毛亚辉守在她的床边不走,她知道毛亚辉的心思,但她希望做一个忠于丈夫的妻子,她再次给刘学承打电话,希望能他关心自己一下,哪怕是只说几句体贴的话,可刘学承表现得依然漠不关心。李思兰又一次失望了,望着窗外的雷雨,她心寒如冰,泪水淹没了她的心。这一晚她与毛亚辉拥抱着在了一起。

“宽宏大量”的丈夫

从万州回来之后,李思兰悔恨万千,深感自己对不起丈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两个星期之后,她终于忍不住对刘学承说了出来,并提出离婚,她实在不愿意欺骗自己的丈夫。刘学承一向高傲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决定报复,但是绝不会轻易打她一下,他要温柔而冷酷地报复她。

过了一会,刘学承像是从心理的重创中恢复过来,他宽容地对妻子说:“其实这事情要追究起来我是有很大责任的,并不全怪你。算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离婚显然是不合适的,从此以后你与毛亚辉来往时注意分寸,只要你别太伤我的尊严就行了……”

李思兰使劲点了点头,发誓再也不做对不起丈夫的事了。此后,除了登台演出和排练节目之外,她哪儿也不去,一心一意地做家务,照顾自己的丈夫。2008年6月15

日晚,李思兰在去市郊为一所学校排练舞蹈节目时遇到了一伙歹徒,李思兰被那伙歹徒抢去了身上所有的钱和首饰。临走时一名歹徒看她长得非常出众,又如狼似虎地冲上来将她强奸了。当晚,李思兰失魂落魄地跑回家来,伏在桌上失声痛哭。

内心的痛苦使她无法面对丈夫,她毅然提出了离婚。刘学承依然不动声色地说道:“离婚的事你就不不要再提了,我们应该从长计议,现在你刚出了事急需调整一段时间。我是不会计较这件事的,这不是你的过错……”说着他替李思兰拽好被子,轻声说道:“睡吧,明天我带你去公园散心,适当调整一下。唉,看来以后我要多多关心你才是啊……”

真没想到搞心理学的丈夫竟然如此宽宏大量,刘学承的宽恕让李思兰感动得泪眼朦胧了,她决心与丈夫恩爱和睦地生活下去,再不提过去的事了。

2008年7月初,刘学承只身来到毛亚辉的宿舍。毛亚辉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以为他是来“兴师问罪”的,刘学承十分冷静地说道:“我并不想找你的麻烦,而且这事我也有一定责任。只是,前不久,李思兰被人强奸了,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因为强奸她的是伙地痞流氓,他们是什么人都会接触的,这其中当然包括艾滋病患者。我打算等她情绪稳定下来之后,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这之前希望你不要去找她,我想你应该体会得到我的善意吧……”

毛亚辉再次吓出了一身冷汗,此后他再也没有找过李思兰。

在丈夫冷酷的报复下她疯了

2008年8月下旬,刘学承应邀随一个巡回报告团在重庆市为万余名市民做精神文明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坦然地将自己的妻子被人强奸而自己并不忌恨她的事讲了出来,他向观众宣称这是一种非常文明而理智的行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只有对妻子的理解和宽容才是安慰她使她生活下去的最好方法。他的报告博得听众一阵热烈的掌声,后来他的讲话被记录整理印发给群众。

随后,给李思兰打电话或当面安慰的人犹如潮涌。这种安慰让李思兰针扎一样的心痛,只要她一走出去就会有人指着她的脊背说北京舞蹈学院的高材生被人强奸了,她再也不敢在公众场合露面了,整天待在家发呆。在她的面前刘学承却镇定若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每每有安慰李思兰的电话,他都会以一个心理学家的姿态做详细的剖析和解释,面部带着平时难得一见的笑容。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如铁锥一样强烈地刺痛着李思兰的心。

一天从学校做完学术报告回来,刘学承发现李思兰呆呆地坐在那里想着什么,面前放了一把尖刀、一瓶安眠药、一根尼龙绳,像是思索着怎样自杀的样子。刘学承一惊,随即安慰她道:“何必这样呢,你要去找毛亚辉也可以嘛,只要你活得好,我不管你怎样做都可以。女人嘛,有时候就是想吃点‘野餐’,其实在这一点上她的所作所为与淫妇没有什么两样。人们怎样把一个不安分的女人

和一个女流氓一样的淫妇分开来呢?这在本质上是很难用科学的词语来界定的,但是一个女流氓的所作所为绝不是思想健康和正常的表现……”

李思兰倒吸一口冷气,怎么也想不到她曾经深爱的丈夫会对她说出如此恶毒的话来。刘学承的险恶用心,她到现在才明白过来,但这时已经迟了。

面对刘学承有理有据的说教,李思兰实在无力辩解,她只苦苦地乞求刘学承别再走下去,尽快地和她离婚算了。但是刘学承却不依不饶:“接受批评吧,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是心胸狭窄或是没有理智的人绝不会容忍一个流氓一样的妻子和他生活一辈子的,只有我这样的高智商和具有一定理性的人才会接纳一个灵魂已经堕落的人,否则你若走出去继续行使你淫秽的做法,将会毒害更多的不幸的男人,这世界就会因为你这种流氓一般的人的存在而更加混乱……”

李思兰听到此,惨叫一声,堵住了自己的耳朵。但是刘学承不管不顾,以后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对她进行一番这种辛辣的教诲,李思兰在他的刺激下,渐渐变得神经错乱了。

2008年11月24日,李思兰愤然地举起一把菜刀向自己身上砍去,她腿部和足部多处受伤,很快被人送进了医院。在医医院抢救的过程中,她以为人们又要来害她,紧张得高声喊道:“我不是流氓,我没有勾引别人,别动我!别动我!”后经心理医生诊断,李思兰已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腿伤好后,还得接受长期的心理治疗。(涉及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据《楚天金报》